



陳凱琳 女士

閩南語 / 短篇小說類 / 學生組

得獎作品 /

倚山沫水

【得獎感言】

書寫，是一個接住生命的過程。

〈倚山沫水〉是一種工作型態，說的是靠海生活的女人冬季採集、夏季潛水的日常。在觀光推廣下，人們說她們是「海女」，可一開始，她們只認為自己是「做海的人」，做的是「倚山沫水」的工作。對於海，她們始終敬畏、信仰，從不予取予求，終生與海一同成長、生活、死去。

這篇小說是以我的海邊阿嬤為原型，寫一個成長於漁村的女人，對海的無奈與依戀。背景是東北角馬崗漁村，小說中出現的石頭屋、林投樹、海蝕平台都是馬崗漁村曾經不被注意的風景。

印象中，海邊阿嬤的日常生活是枯燥乏味，對於生命是固執而難以溝通的。但透過書寫，我得以細數她曾穿梭在礁石與浪花間的腳印。於她而言，那些我們無法理解的苦悶和窒息感，就如故事中的「伊」那樣，是為了當下生活與不明的未來，茫然地向前走著，直到生命盡頭，才有機會看見自己。

倚山沫水

1

伊這陣已經倚佇海墘仔誠久矣，雄雄袂記得家已到底是對啥物所在來的。看著跋底踏的塗，是較早以前的海埔佻海坪，伊才想起無佻久進前佻伊相辭的人，攏一个个離開海矣，去到無仝款的山頭。

伊躑的所在，開門著見海，門口埕過去就是海埔，本底閣有規排的林投樹，但是舊年予風颳掃去一半，隔年又閣去予大水淹死新欖，賸的生甲離離落落根本無法度遮風避雨。

行出門口埕海風直接灌落身軀，海埔繼落去是海坪，頂頭有誠濟海物仔通拈，規年迴天攏是。彼時陣的查某人會規陣同齊去海墘仔拈海物仔，號做倚山。螺仔、海膽，只要有販仔願意收，就有人會去拈。尤其是冬天的紫菜，價數上好，上濟人搶欲愛；但是冬天的海水誠凍，風對海面頂頭掃來，面和手攏是閣紅閣疼。

海坪閣去是礁仔。熱天的時陣，礁仔內底會發石花，對舊曆二月開始挽，自小花仔開始，一直到鳳尾。頭起先的小花仔誠歹發，若無就是發無婿，定定沫水規工也挽無佻濟，一直愛到肉粽節進前的鳳尾是品質上好的，只要有流水經過的所在，沫水落去著會當看著規片的石花。

海中央的彼粒龜山島已經罩霧矣，對海墘仔遮看去，島的模樣無啥清楚。伊想起嫁來遮的海墘仔的庄頭彼工，龜山島也是起大霧，奇妙的是，隔著一片海，這搭的庄頭煞是日頭赤炎炎。離開後頭厝以後，伊開始予人講是做海的查某人，也有人講是倚山沫水的人。

彼時陣，伊只是庄頭內一个普通的新婦，和遮的查某人仝款，顧翁婿，攢三頓。只不過翁婿自細漢就無父母，伊毋免服侍大家官。另外，躑佇海墘仔佻別位仔無仝款的就是，愛三不五時去海坪巡看覓有值錢的海物仔通拈無。

無佻久，厝邊隔壁的新婦有人大腹肚，和伊仝年嫁過來的新婦也聽講有矣。

隔年開正，庄頭仔開始有細漢囡仔的吼聲，繼落來和伊仝年的新婦也生矣。彼年熱天，規庄頭攏是滿月酒的氣味，只有伊厝裡猶原是魚仔的臭腥味。看著遐的新婦鬥陣開講時，手內牽一个，肩胛頭偑一个，腹肚閣病一个，講著翁仔某間的趣事，伊心底也足毋是滋味。

其實佇伊拄來的彼年冬天，伊的腹肚裡也捌有過一个囡仔。無人知影囡仔有佻大，到

底是幾個月，是查埔抑是查某。

彼當陣，伊和平常時仝款去海墘仔拈海物仔，因為是冬天，閣挽了袂少的紫菜。轉來的時陣，佇路仔口拄著厝邊的新婦，閣和伊開講。

「你對佗位來？後頭厝是做啥物的？」

伊講：「我對隔壁庄來，後頭也是做海的。」

伊想起後頭厝行出去的路仔口也是一片海埔，落去是海坪，海坪閣過去就是海，海頂面也看會著一粒島嶼，就和這馬所看著的仝款。現此時伊的身軀嘛親像一片海，搯了一粒島。

但是就佇伊因為病困來歡喜的時陣，腹肚雄雄疼起來。

彼日厝內底無半个人，翁婿出海去矣。

頭起先只是悶悶仔疼，伊掠做只是欲放屎，去到屎坑時才看到兩隻跛腿中央落落來一塊血肉。猶未等伊反應過來，血肉已經落佇屎堆頂頭，無動靜。伊無看過拄出世的困仔，也毋知影查某人病困時應該是啥物款的。只是和平常時仝款，褲穿好了後，繼續伊挽紫菜的工課。

行出路仔口的時陣，閣拄著頭先和伊講話的隔壁新婦。

隔壁新婦看著伊消風的腹肚，驚甲喝人，無偌久愈來愈濟新嫁娶過來的新婦，抱著家己的困仔圍成一籬。目睷金金看著伊的褲底，閣流血流滴。

查某人開始問伊是何時生的困仔，困仔去佗位矣，是查埔抑是查某？

伊雄雄看著遐爾仔濟人倚近，一句話也講袂出來，越頭就走轉去厝內底，將門鎖死起來。

外口的人愈來愈濟，喝著伊的名。

無知影過了偌久，伊的翁婿將門拈開，將伊和彼个血肉送去病院。彼當陣，伊才知影予伊擲佇屎坑內底的，是家己袂赴出世、大漢的困仔。

醫生講，伊的身體無好，定定沐著冷水，閣peh懸peh低，加上彼是無完全發育的胚胎，會落胎是正常矣。閣講，以後若是有身，著愛跼厝內靜養。但是自彼時開始，就有人講伊是會剗死家己困仔的人，翁婿也認為困仔會落胎，是伊的問題。

2

寒流寒幾若工，海坪仔無啥物人出來行動。

紫菜當著時，生甲閣長閣婿，誠好挽。尤其佇初一、十五前後幾工，中晝只要有水流，伊著會去海墘仔挽紫菜。挽紫菜的工具誠簡單，只要一支鈎仔，一个畚箕，揣好一塊有水流經過的礁仔，頂頭就有誠濟的紫菜通挽。

一開始，只有伊一个人，愈倚中晝人就愈濟，無佬久，規个海坪仔著攏是查某人的聲音。

有人看伊無做小月著出門，想款勸伊轉去歇暈，莫出來海墘仔邊搵風，但伊猶原堅持佇礁仔頂頭無願意走。了後，本底欲和伊講話的人，也無欲插伊矣。閣幾工以後，只要有人想欲和伊講話，攏會去予伊喝走。沓沓仔，願意佢伊同齊挽紫菜、祛海物仔的人就愈來愈少矣。

彼時，海坪仔誠濟查某人講話的聲音，逐家你來我去講的攏是家庭的代誌，大家官好服侍無？翁婿掠有魚無？囡仔有食奶無？那挽那開講，一直到水漲來時，逐家才收好家己的物件和規籃的紫菜轉去。

逐擺看到逐家攏走了後，伊才會開始收拾家己的物仔，彼時伊才會感覺著安靜。伊會倚佇海墘仔外邊上倚龜山島的彼粒礁仔，恬恬仔看著海湧起起落落，拍佇伊的跂邊。

伊無去過龜山島，只是佇嫁過來進前聽後頭厝的老人咧講，龜山島附近有誠濟的魚仔，島頂懸有祛袂完的海物仔。伊也誠想欲去龜山島看覓，但是不論是較早佇後頭厝時出海掠魚的老爸，抑是嫁過來了後愛掠軟絲仔的翁婿，攏不准伊上船，講伊是查某人，無夠清氣。

出世佇海墘仔，閣蹠佇海墘仔，無出過海，聽講庄內底大部份的查某人攏是仝款的。

有一擺，伊趁著遐的查某人攏轉去了後，家己一个人跳落去海。水誠凍，伊的跂手凜凜仔無法度振動，身軀就按呢沓沓仔沉落去海底。掠準講伊就會死佇海裡無人知，也無人救。

就在伊咧欲無氣的時陣，佇礁仔下底看到一粒誠水的寶螺。親像暗暝的龜山島仝款，一粒山頂頭攏是天星，閃閃爍爍。

伊將寶螺囡佇手底，然後一口氣泅出海面。

寶螺閣是活的，內底有螺仔肉。伊將寶螺埋佇塗裡，等待螺仔的肉予蟲食了。伊想，若是無機會去龜山島，至少閣有這粒寶螺。

每到冬天，伊蹠的庄頭就是臺灣上勢落雨的所在，東北角。

紫菜又閣是入秋到隔年春天才有的海物仔，發上好的時間也是冬天，逐擺紫菜挽轉來了後，後壁的工課才是麻煩的代誌。

紫菜愛先過水洗清氣，然後利用篩仔底部的圓面，將紫菜曝佇頂頭，紫菜焦去了後才會是一片一片的。但是若拄著歹天，連繼落幾若工的雨，壁就會滲水，到時規厝內就攏是水氣，雨水傷濟時閣會吸佇壁頂，去予滴著水的紫菜就會生菇。

厝外咧落雨，厝內嘛咧落雨。

東北角的雨並無大，只是規工霎霎仔咧落，若想欲閣雨縫曝焦紫菜，也愛看天的面色。

伊將頂禮拜才挽的紫菜倒佇塗跤展開，先揀掉頂頭的石頭，生菇的嘛愛揀起來。遮是已經曝五工的紫菜，猶是澹漉漉，閣有臭痞的味。有當時無法度，只好將全部的紫菜攏倒出來重新洗過。按呢來來回回三擺，一工的時間就過矣。但是就算紫菜曝過，雨只要袂停，紫菜就會繼續生菇。

彼日，伊開門時才發現，雨已經連繼落欲半個月矣。

期間，只要雨有小可停幾鐘頭，伊就會去海坪頂頭加減挽一寡仔紫菜。所以這陣厝內澹的紫菜是愈來愈濟，生菇的紫菜也是，根本就曝袂焦。

伊的翁婿看著規厝攏是曝袂焦的紫菜，心情鬱卒，對伊講話也是大聲小叫。頭仔才嫁來時，伊閣會好聲好氣共翁婿解釋，安搭翁婿的情緒。伊知影，東北季風一入港，翁婿也無法度出海，生活只會當靠熱天掠魚仔的所費，當然心情穰。但是去予人罵濟擺了後，伊也會起歹面。

翁婿聽著伊應喙，規腹肚火就掠起來，開始摔碗摔箸，閣講伊無查某人的溫柔，無願意和伊同齊睏。

彼年冬天猶袂過，伊就開始睏佇灶跤。

半睏袂去，目矚就展開金金仔看頂頭遐的無曝焦的紫菜。心內明明有誠濟話想欲

講，煞無人通聽。就親像永遠曝袂焦的紫菜，生菇又闊臭殍，等袂到日頭赤炎彼工。

3

隔年春天，伊閣再有身矣。

這擺伊已經有病困的經驗，在前三個月的時陣，也聽醫生的話盡量莫做傷過粗重的工課，一直到腹肚有形矣，伊才去海坪仔拈寡海物仔換錢。畢竟生活也是愛過，以後困仔生落來嘛愛所費。

和伊仝款有身的查某人也是會去海墘仔做工課，頂月才生困的厝邊新婦，聽講伊彼工閣去沫石花，佇水內感覺腹肚疼才上岸，轉去無半小時就生矣。按呢講來，伊閣比人加歇暍兩個外月，已經有夠矣。

清明節拄過，天氣也無講誠熱的時陣，海水底的變化是上驚人的。

不過這陣是石花當咧大出的時陣，庄頭內的查某人攞會佇海墘仔邊挽石花。挽石花需要沫水三、五公尺，因為水流的關係，尤其是佇礁仔下底的石花發甲上好。

查某人佇海裡，會先將身軀的物件囿咧石頭頂懸，尤其是便當恰火柴，愛用較重的石頭砑好。按呢上岸時才提會著，到時才用火柴起火，烘焦衫褲。食飯時陣，若是有無小心去予勾破的九孔，閣會當擲入去火內加菜。若無，沫水時拈著的九孔收予販仔也是會當賣錢的。

過晝了後，有困仔因為等無老母的奶，佇厝裡吼袂停。無法度，厝內底的人將困仔抱到海墘仔邊，將沫佇水內的查某人喝上岸飼奶。查某人拄上岸的時陣，因為海水過冷，奶水縮小，困仔攞愛軟誠久才軟會著奶。有的查某人奶無濟，困仔淋無夠，只好淋別的查某人的奶。只要有奶，查某人攞會鬥相共飼困仔，互相看顧佇海墘仔邊耍水的困仔。

伊的腹肚開始大起來以後，心情也較好，較願意恰人講話，也開始有查某人教伊愛按怎飼困仔。舊年講伊閒仔話的人也無咧講矣，逐家攞是厝邊，恰人起歹面嘛無好，久來，伊當初有過一个無緣的困仔的代誌也漸漸無人佇咧講矣。

大概佇民國六十年時陣，東北角的石花發甲上好，海墘仔邊四籬圍仔攞是查某人講話的聲音，上濟時閣有二、三十个，困仔人綴著家己的老母，也會曉洒水、藏水沫。

頭一胎生落來時拄好閣是冬天，和舊年無仝款的是，伊毋免閣睏佇灶竈，會使佇房間做月內。生跔伊進前的厝邊也來共伊做月內，和伊仝年嫁來的查某人也提雞過來。

彼年冬天，嘛是伊和翁婿感情上好的一年。

頭一胎做完月內無佬久，伊就閣有身矣。

彼年冬天猶未過完，曝的紫菜閣有規片是澹的，就繼落去大腹肚。

隔年春天開始挽石花時，伊是尻脊駢偈一个，腹肚內病一个。看到伊欲落海的查某人叫伊愛歇睏，若無就將囡仔囡咧厝裡，莫恁去海墘仔搵風。但是厝裡無人，伊煩惱囡仔若是哭欲食奶，根本無人知。無法度，伊只好將囡仔囡佇竹籃內底，縛咧較大粒的石頭頂懸。伊每一擺沫落水進前，會先看囡仔有睏好無，起來水面喘氣時，閣看一擺。

這陣，伊的半个身驅攏浸佇海水內，綴著海水浮沉。

一般來講，挽石花是毋免沫傷深的水，禁一口氣，將頭壓落水內，看會著的石花就通挽。當然，若欲閣較濟，閣較嬌的石花，著愛沫到三、五公尺的所在。沫水一逝攏愛看水流，水入五分就愛上岸，以免去予留佇礁仔頂懸，予海湧走。

猶未生囡仔時，伊也會沫去三、五公尺的礁仔下竈，遐的石花嬌閣長。但是這馬因為欲顧囡仔，只好佇淺水的礁仔邊挽。

第二胎生落來了後，看著閣是查某囡，有淡薄仔失落，不過看著囡仔健康，伊也是安慰。只是繼落來伊連繼生五个攏是查某囡以後，翁婿就誠久無佻伊講話矣。

翁婿講，予伊流掉的彼个囡仔一定是查埔的。

伊無話講，因為連伊家己也認為生遐爾濟的查某囡，是當初沒生落來的查埔囡仔來報冤仇的。看著連繼出世的查某囡，伊認為是上天予伊的懲罰，無照顧好查埔囡仔的懲罰。但是生落來矣愛飼，伊只好逐工攏去海墘仔，無紫菜佻石花，就拈海物仔。只要會當換錢的物件，有人來收，伊就會拈。

有當時偈著囡仔那拈那吐大氣，目屎閣直直流。

五个查某囡攏出世了後，庄頭有人開始飼九孔，原本野生的九孔也愈來愈少。

九孔窟仔的工課伊也有去做過，逐日上工的時間誠固定，早起八點到十二點食飯，下晡一點閣開始做，五點放工。洗栽仔、洗板仔、擷窟仔、飼菜的攏是叫查某人負責，彼當

陣飼菜的工課上忝，愛先將四五十斤的布袋仔扛起來竹排仔，才用杓仔舀鵝仔菜擲入去孔窟仔底。

比起九孔工，伊較慣勢佇海墘仔挽石花。

囡仔大漢彼當陣，是石花上好價的時陣。彼時的石花毋免漂洗曝焦，一上岸就有人搶欲收。石花佇海內是紫烏色的，就是人講的烏草，愛經過幾若擺的漂洗和曝焦才會反白，叫做白草。

曝石花和紫菜全款，攞愛看天的面色。

烏草愛先用流水浸一暝，隔工佇塗跤展開予日頭曝，日頭落山時收轉來閣浸水一暝，這就號做漂洗。天氣好的時陣，三漂三曝就差不多反白，但若是拄著歹天，抑是雄雄落西北雨，曝的石花定定因為袂赴收去予沃甲澹澹漣漣。

挽石花閣比紫菜較麻煩，海水湧來湧去，有時規身軀浸到皮肉攞是皺痕閣起癢，浸到了後手盤的毛攞無半支。而且因為是規工的工課，人浸佇鹹水內，頭頂又閣予日頭曝，久來，頭毛變成紅色，去予人笑是海墘仔番仔。聽人講，長期沫佇水內，食到老時，會有誠濟的毛病。彼當時，伊也學做伙沫水的查某人全款，會佇耳孔內塞樹奶糖，莫予水走入去耳空，但是沫水半世人的查某人講，大部份也攞有重聽的毛病。

食到老是啥物款的？伊猶無想遐爾濟。

4

查某人倚山沫水，查埔人出海掠魚，為著的攞是生活。

冬天東北季風落下時，海象稜無法度出海，漁港內面停滿逐家逐戶的舢舨仔，這時陣的查埔人無事通做，就佇林投樹下跛車零仔，補破網。但是查某人愛繼續去海墘仔揣工課做，服侍翁婿三頓、囡仔的食穿。

五个囡仔中第三个是分人飼的。

佇猶未生第五個進前，本底講欲分人飼的是第四個，上小的，但是因為第三个查某囡是早產，出世就開始食藥仔，想著家己的能力可能無法度飼大彼個囡仔，伊才隔日抱著第三个囡仔去共分人的第四個囡仔換轉來。無想著，了後閣生了第五個囡仔。一開始伊也準

做這個囡仔愛分人，萬幸的是彼年伊翁婿掠著袂少的鯊魚，趁了一筆錢，就按呢第五个挂出世的囡仔留落來矣。

但是彼个分人的第三，予養母恁去南部生活，無了消息。

雖然早時分人一个，但是欲飼大四个囡仔嘛是無容易。留佇身邊的四个平安大漢以後，開始讀冊的時陣挂好佇做路，規條路去予挖甲爛糊糊，全是路糊糜仔，連兵仔車欲行攏愛選好天。

伊認為讀冊是無路用的，猶不如佢伊同齊去做海墘仔。

大漢和第二个讀到國小畢業就無閣讀矣，但是也無和伊想的全款留佇海墘仔鬥相共。一个十七歲就大腹肚嫁人矣，一个去臺北食頭路，也罕咧轉來。換轉來的第四个伊予讀到國中畢業，畢業了後嘛是離開庄頭，講去南部欲揣伊真正的父母。上尾生的彼个，上好笑，猶未大漢，著予大漢的恁咧身軀邊飼，講伊這個做人老母的無資格飼囡仔。

只要想著遮的查某团就氣身惱命，也和翁婿相嚷幾若擺。佢伊差不多時間生囡仔的查某人講，囡仔人大漢了後攏有家己的想法，時代無仝矣，也無人願意熱天寒天攏浸佇海內。

伊根本無法度理解為啥物家己辛苦一世人飼大的囡仔，會遐爾仔不肖。

有一暝伊睏袂去，想起四个囡仔離開厝進前共伊講的話。

大漢的講：「你三不五時就哭予我聽，講我害死阿兄，我根本就無阿兄啊。」

第二个講：「海墘仔的查某人已經過甲誠辛苦矣，你嘛是查某人，這馬的時代無讀冊，以後啥物攏無通做，只會當嫁人。」

第四个講：「若無你共我換轉去，我若是予人分的彼个，這陣過咧毋知影佢好咧。」

第五个講：「阿姊個攏有家己的生活佢朋友，我也欲。」

但是這攏毋是予伊上傷心的，親像刀仔踎伊心肝頭咧割的是第三个，欲分人的彼一暗佇伊胸坎吼的聲音。

彼當陣第三个閣是紅嬰仔，只會曉哭，這世人也無機會叫伊一聲阿母。伊記咧彼暝，伊和第三个講：「若有來世，無通出世做查某，來做我的查埔後生。」仝款的話，伊也和媽祖娘娘講。

但是自彼暝下願了後，伊攏無生著查埔後生。

翁婿講伊是一个袂曉生卵的雞母，伊顛倒慶幸無叫伊阿母的第三查某团，猶閣活咧好好。

5

四个查某团攏嫁人以後，伊和翁婿嘛到領老人年金的歲數矣。

厝內底賸伊和翁婿兩個人，一間每到寒天落雨時就滲水的石頭厝，每頓一碗白糜配醬料，就按呢過一工。翁婿棄嫌伊袂曉煮，閣講起伊袂曉生，兩人相嚷的喙瀾噴甲滿桌頂。白糜內底有醬料，有喙瀾，也有翁婿佻伊的不滿。

愈老愈番顛。伊罵。

翁婿聽著了後，起歹面煞來反倒規桌仔的物件，閣共手內的碗擲咧伊的身軀，越頭出門。伊也綴佇翁婿的跲後罵，那罵那拈起落咧塗跲的飯粒仔。伊將閣會當食的飯粒仔拈做堆，囡轉去鼎仔內，然後舊飯和新飯摻做伙，當做後一頓飯。煞落來食完家己的飯，將醬料倒轉去甕仔內，共塗跲的玻璃掃出去門跲口，和頂一擺的玻璃做跲，成糞堆。

攏掃了以後，伊也準備欲去海墘仔。

猶原是穿著舊衫，用花布將頭、面攏掩起來，只留兩粒目睷通看人。頭頂是瓜笠仔，逐擺去海墘仔，日頭炎的時陣，瓜笠仔是唯一予人避熱的所在。但是只要落海，海面的日頭就比頭頂的日頭閣較炎，無包著的目睷予曝甲褪皮。

伊大大軟一口氣，然後沫落水內。

佇海水內，伊感覺規個人攏自由矣，無翁婿佻家己相嚷的聲音，也無查某团那流目屎那講伊的雜唸。

這幾年伊罕仔閣拈著大的寶螺，野生的九孔也揣無幾個，連來海墘仔的查某人也愈來愈少。

這陣，佻伊同齊挽石花的查某人講，舊年個同姘仔才去予臺北的囡仔接去臺北蹓，下個月伊的後生也欲來接伊，順繼將伊舊年和今年曝的石花提去網路頂頭賣。

「網路是啥物？」

「就是誠方便的所在，你叫你遐的查某囡教你用啊。」

講著遐的查某囡伊就規腹肚火，唸講「猶不如我進前分人的彼个，上無閣有兩百箍。」

恰伊開講的查某人也分過一个囡予人，「我四个後生是分第二个彼个，分予我小妹做囡，伊嫁佇花蓮。」煞落來，就開始講小妹的代誌。

伊對查某人的後生予啥物人飼根本無興趣，看著規籃的石花擺曝袂焦，才是予伊煩惱的代誌。

就佇兩個查某人對嫁人講到囡仔生囡時，路仔口的方向來了一群人。看起來親像是佗位來的學生仔，頭前行的是躡佇路仔口的厝邊。

講起來，當初共伊鬥相共做過月內的厝邊，命運也誠穰。生踎伊頭前，閣相連繼生三个查埔，兩個是雙生仔。本底是好命的人，啥人知影，翁婿拄走，老大彼予車禍也走矣；雙生仔同齊出海掠魚，拄著痾狗湧，無死，但是一个跛跛，一个青盲。規家人的所費擺靠彼个煞尾生的查某囡。

厝邊的老大死的時陣，那哭那講，「我可憐的查某囡，猶未予阿母疼夠，著愛趁錢來付家己大兄的入土錢。是阿母無路用。」雙生仔予人救轉來，轉院開刀時也哭過一擺。母女兩個抱做伙，哭做一堆。

這幾年，厝邊的查某囡聽講做生理趁袂少錢，將兩個阿兄接去臺中鬥相共，兄妹仔躡做伙。伊問厝邊為啥物無愛做伙去臺中生活，厝邊講，家己食老矣，無愛予囡兒序細負擔，躡佇海墘仔有閒時陣閣會當挽石花和紫菜趁錢，自由自在。

厝邊講起來嘛是一个樂觀的人。

這馬厝邊仔恁著一陣學生仔行去海墘仔，共個介紹礁仔閣有海物仔。學生仔稱呼厝邊是海女老師。厝邊講歹勢，但是喙笑目笑。

厝邊也有來揣伊做伙，但是伊無愛去濟人的所在，只愛家己一个人去挽石花，去沫水。一直以來，伊的生活就只有伊一个人，忝矣就坐佇礁仔頂懸，看彼粒伊無去過的龜山島。

將石花提轉去曝的時陣日頭已經欲落山矣，伊趕緊先將石花頂頭的海水用淡水洗掉，然後囡佇山泉水下趺浸。等待隔工天氣若好時，才提出去曝。但是頭先欲轉來時，伊看著龜山島的方向有烏雲，而且烏雲內底閣有一片紅光。聽較早的老人講，彼是海龍傾的前兆。

海龍傾的代誌是伊細漢聽老人講的，講若是海水雄雄行倒退，著會做大水。遮附近的庄頭攏有去予大水淹過，所以也開始有人會驚，講大水會來。到半暝，真正有警報叫附近的人走去燈塔頂懸覘，伊和翁婿也坐人的車去覘大水。燈塔的大廳滿滿攏是人。

彼是伊頭一擺，也是上尾一擺看著家己生活一世人的庄頭，原來有遐爾濟的人。

彼暗海龍傾無來，但是雨落欲規禮拜，挽好的石花也無法度曝矣。

警報隔年，予後生恁去咧臺北的查某人死矣。出山的時陣，行過路仔口，予路仔口的厝邊拄著，厝邊吼甲昏去，坐救護車離開，無偌久也走矣。人講，厝邊是去予查某人煞著，愛伊嘛緊去大廟拜拜，因為伊也有看著人出山的棺材，講老人看著彼款物件無好。

伊根本無咧信篤，繼續過家己的日子，逐工攏是倚山沫水的工課。趣味的是，進前恁學生仔去海墘仔的厝邊無佇矣，遐的學生仔改來揣伊問代誌，嘛是稱呼伊做海女阿媽。

伊講家己毋是海女，只是做海的人，寒天去倚山，熱天去沫水。

學生仔講欲將伊的代誌寫做文章，欲綴伊去海墘仔看海湧，但伊無興趣，將門關起來無愛予人入來。

厝邊死去隔冬，個翁婿也老去矣。

佇翁婿行動無方便的彼幾年，嫁出去的查某囡仔會轉來看個，也捌請一个外勞來照顧個。但是每一擺查某囡仔轉來時，攏對著伊的生活指指點點，一下講愛伊換新的窗仔門，一下講愛伊毋通閣去沫水。一个轉去矣，閣來另外一个。伊規氣共人攏趕趕出去。毋知影頂世人到底是欠偌濟的翁仔某債和查某囡債，半世人矣攏還袂了。

翁婿出山彼日，伊也將外勞趕出去。

有一日，伊嘛離開這個庄頭矣。

離開彼工，門口停了一臺康復巴士，將伊和輪椅做伙揀起去。其中一个查某囡踮伊的身邊吼，伊無法度講話，只會當比著家己的頭殼，閣比著窗仔門邊的瓜笠仔。

查某困予摸伊的頭，講一句「阮會閣轉來的。」

伊根本無相信，因為進前離開庄頭的，無論是予後生恁去臺北的查某人，坐救護車走的厝邊，抑是和伊冤家規世人的翁婿，攏無閣轉來。

但伊這馬煩惱的毋是遮的代誌，是和伊講話的這個聲音，是啥物人？伊敢若無聽過有佗一个查某困是這種聲音的。伊想欲看覓頭前的人到底是啥人，但是日頭刺目，伊看無清楚。

睏一睏了後，伊予人送到離開海的庄頭，無海湧聲，無魚仔味，也看無龜山島。

遮的人攏是倒佇眠床頂睏規工毋知人的。

伊隔壁床的彼个，佇伊入來隔工身軀就插了兩支管，幾工了後，閣加一支，總共三支。一支放尿、一支喘氣、一支食飯。半個月以後，人著予揀出去，無閣轉來。

彼工睏起來了後，伊發現伊的身軀也開始有管仔，伊想欲叫人將管仔拔掉，但是講袂出話。只會當看著管仔佇家己的身軀頂頭，愈來愈濟。

有一暗，伊看著家己病床邊坐著一个人，生做共伊誠成，假若是少年時陣的伊，也有像彼工陪伊上車的「查某困」。彼个人親像佇和伊講啥物話，伊又閣拍家己的頭殼，比出瓜笠仔的模樣。彼个人恰伊頓頭，閣文文仔笑，然後將手伸出來。

伊也將手伸到彼个人面前，綴著伊起身。

起身了後，伊感覺家己身軀攏快活起來，原本插佇身軀的管仔也無去矣。

彼个人將伊恁到海墘仔。

伊倚佇較早沫水上岸時歇睏的礁仔頂頭，天猶未光，龜山島看無清楚。伊一直等，想欲等到天光，但伊已經佇海墘仔誠久矣，煞來雄雄袂記得家己到底是對啥物所在來的，為啥物做查某人，為啥物結婚生困？

天總算欲光矣。

伊看著海面上彼粒烏暗的龜山島，愈來愈光，愈來愈清楚。

有人佇喝伊的名，伊越頭，看著是早先離開的查某人，和抱著後生和病雙生仔的厝邊，閣有彼个伊送予人的查某困。